

血拼无罪，败家万岁

当购物狂妹妹遇上吝啬鬼姐姐，
是改造，还是被改造？！



购物狂姐妹淘

SHOPAHOLIC & SISTER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钱谷 译

■ 最 in 最爆笑的都会女性小说

■ 原来这个世界上，还有比购物更加重要的事情……

人气最高的时尚女性网 www.onlylady.com 倾情推荐

购物狂姐妹淘

SHOPAHOLIC & SISTER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/ 著

钱谷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购物狂姐妹淘/[英]金塞拉(Kinsella, S.)著;钱谷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
书名原文: Shopaholic & Sister
ISBN 978 - 7 - 208 - 08158 - 1

I. 购… II. ①金…②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3578 号

责任编辑 肖 菲
装帧设计 颜 禾



购物狂姐妹淘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钱谷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125
插 页 2
字 数 275,000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208 - 08158 - 1/1·602
定 价 26.00 元

献给盖玛与艾比盖尔，
我们永远是好姐妹。



Date: . .

世界部落方言辞典

补 遗

新几内亚纳密纳密部落

第67页

fraa ('frar'): 年长的部落首领, 族长

mopi ('mop-o'): 用来舀米或饭的长把勺子

shup ('shop'): 用钱和珠子交换物品

此词因2002年英国游客丽贝卡·布兰登(网名
丽贝卡·布卢姆伍德)访问该部落后初次引进。





开罗皇家考古中心 开罗奈瑞芬大街 31 号

致：丽贝卡·布兰登太太
希尔顿酒店
塔里奥广场，开罗

亲爱的布兰登太太：

我们很高兴得知，您在埃及的蜜月旅行非常愉快。您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埃及人民的一员，并流淌着埃及的热血，令我们感到非常敬佩。

然而，为回应您上一次的要求，我们遗憾地通知您，图坦卡门法老之墓里的珍藏是不卖的，哪怕是“一个小小的没人会留意到的金币”。

您忠诚的

Samir

汉拉德·塞米尔
开罗皇家考古中心董事
2003 年 1 月 15 日



BREITLING SHIPPING COMPANY

布里特林货运公司 伦敦 E145HG 金雀码头塔楼

致：丽贝卡·布兰登太太
四季酒店
悉尼，澳大利亚

亲爱的布兰登太太：

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，您在邦迪海滩的“沙制美人鱼”在海运过程中已经碎裂。

我们必须提醒您，我们早已声明，在运输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损坏，我们概不负责。

您忠诚的

丹尼斯·奥康纳
客户服务部主任
2003年2月6日



阿拉斯加冒险乐园公司

阿拉斯加楚吉亚克 80034 信箱

致：丽贝卡·布兰登太太
白熊小舍
池塘区

亲爱的布兰登太太：

谢谢您的询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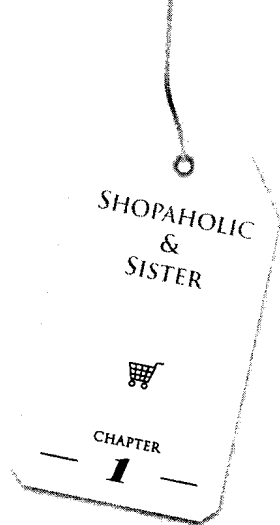
把六只爱斯基摩犬和一个雪橇运往伦敦的请求请您三思。

我们也赞同爱斯基摩犬是可爱的动物，并对您提出的它们会对解决城市污染问题有所裨益的说法深表兴趣。然而，我觉得有关政府部门不会允许它们在伦敦大街上溜达，哪怕您“把雪橇装上轮子，并加上一个车牌”。

希望您依然享受您的蜜月旅行。

大卫·克劳克代
经理

2003年2月16日



好吧，我能做到。没问题的。

我只需要让我的高尚灵魂主导自己，提升境界，变成一道耀眼的白光。

这太容易了。

我偷偷地调整了一下坐在瑜伽垫上的姿势，正对着阳光，再把上衣的两条细肩带褪下来。谁说不能在达到灵魂彻悟的同时，也把皮肤晒成均匀的蜜色呢？

现在，我正处于斯里兰卡中部蓝山度假区的山脚下，这儿也是个静修的好地方，景色十分壮观。丘陵与茶园绵延不绝，融入远方湛蓝的天空中。我能望见采茶工人在田里劳作的一个个鲜明的身影，若稍转下头，还能瞥见远处一头大象正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穿过灌木丛。

把头再转过去一点，就能瞧见我的丈夫卢克啦。他坐在那张蓝色的瑜伽垫上，穿着麻布裤以及破破烂烂的旧汗衫，两腿盘起，双眼紧闭。

我知道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在我们的蜜月旅行持续了十个月以后，卢克已经变得完全不像我当初嫁的那个人了。那个有着职业形象的卢克消失了，西装也不穿了。现在他晒得黝黑，显得精瘦，长头发被阳光晒得褪成浅色，甚至还打着几撮在邦迪海滩弄的小辫子。他手腕上戴着在马赛马拉买的友谊手链，耳朵上有个小小的银环。

看哪，卢克·布兰登竟戴着耳环！卢克·布兰登竟盘腿而坐！

仿佛察觉到我在盯着他看，卢克睁开眼对我微笑，我也愉快地笑了起



来。结婚都十个月了，我们一次架都没吵过。

好吧，你知道，顶多是些无关紧要的斗嘴啦。

“换 Siddhasana* 式，”我们的瑜伽老师钱德瑞说，我乖乖地把我的右脚放到左腿上，“摒除头脑中一切杂念。”

好吧，摒除杂念，集中精神。

并不是我夸口，我觉得去除杂念这回事容易极了。真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它难。依我看，不思考要比思考容易得多，不是吗？

事实上，我在瑜伽锻炼中如鱼得水。我和卢克在这儿才静修了五天，我已经学会打坐和其他所有姿势了！我甚至琢磨着等我们回家后我会当上瑜伽老师呢。

或许我能和图露蒂·斯黛拉**合伙。天哪，真是个好主意！我们能顺势再生产一大批瑜伽服，全部用浅灰色与白色，上面印着小小的商标……

“集中注意力呼吸。”钱德瑞说。

噢，好的。呼吸。

吸入……呼出。吸入……呼出……

天哪，我的指甲看起来棒极了，我不久前才在美容院做的：白的底色上绘着粉色的小蝴蝶，它们的触角则是用闪石做的。实在太可爱了。不过有一块闪石似乎快要掉下来了，我得找机会再去修整一下——

“贝基***。”钱德瑞的声音吓了我一跳。他就站在我跟前，带着温和又无所不晓的神情盯着我，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。

“你做得很出色，贝基，”他说，“你有一个很美的灵魂。”

我全身洋溢着快乐的光芒。本人，丽贝卡·布兰登，闺名丽贝卡·布卢姆伍德，拥有一个美丽的灵魂！我一早就知道！

* 与下文中 Vajrasana, Halasana 同为瑜伽姿势名称。

** 著名歌手斯汀的妻子。

*** 丽贝卡昵称。



“你的灵魂超越俗世。”他用那温柔的声调继续说着，我也睁大眼睛，完全被他的话迷住了。

“物质财富对我来说一丁点儿也不重要，”我紧张地提起一口气，“瑜伽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”

“你找对了你的人生之路。”钱德瑞笑了。

这时我听见卢克那边传来哼的一声，只见他看着我和老师，似乎觉得很好笑。

我就知道卢克不认真对待瑜伽！

“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和大师之间的私人谈话。”我有点恼怒地说。

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好觉得惊讶的，早在我们上瑜伽课的第一天，就有人警告过我们了。很明显，当夫妻两人中的一方拥有较高的精神觉悟时，另一方就会表现出怀疑，甚至是嫉妒。

“很快你们将要尝试在热煤块上走路。”钱德瑞笑指着不远处还在慢慢燃烧着的煤灰堆。我们这个锻炼小组里即刻响起了一阵紧张的笑声。是的，就在今晚，钱德瑞与其天资最高的几个学生将为其他人示范“煤上行走”——这也是我们所有人要努力的目标。显然，当我们到达了真正的涅槃境界时，就根本不会感到脚底下滚烫的煤块。那时我们会完全感觉不到疼痛！

其实我暗地里还有个愿望，希望练成后，在穿上六英寸细高跟鞋的时候也可以施展这项本事。

钱德瑞帮我调整了手臂姿势后走开了。我闭上双眼，让温暖的阳光洒在脸上。坐在这山脚下，仿佛置身仙境，我觉得自己又纯洁又平静。过去的十个月，不仅改变了卢克，也改变了我。我成熟了，人生的重心也不一样了。事实上，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瞧瞧我，在这神圣的静修区练着瑜伽，我的那些老朋友们若是见到我该要认不出了吧！

随着钱德瑞一声令下，我们又换成了 Vajrasana 式。这时我这儿正好能



望见一个斯里兰卡老人背着两个又大又旧的地毯包来和钱德瑞搭讪。他们两人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，只见我们的老师不停地摇头，随后那老人就爬上小山坡步履艰难地离去了。他走后，钱德瑞面朝着我们整组人，环视四周。

“刚才来的是个商贩。他问我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想买宝石，比如项链啊，便宜手链之类。我告诉他说你们只关心更高尚的精神世界。”

一些坐在我旁边的人有些怀疑地摇着头。一个留着红色长发的女郎，看起来简直像被冒犯了一样。

“难道他看不出来我们正在冥想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他是无法理解你们投身于宗教世界的热忱的。”钱德瑞严肃地看着大家，“这个世上的其他人也同样无法理解你们，他们不懂得冥想就好比是灵魂的食粮。所以，你们完全不需要那个……蓝宝石手链！”

一些组员赞许地点着头。

“海蓝宝石的吊坠和铂金链子，”钱德瑞漫不经心地继续说道，“它们又怎能和内心所散发出的光彩相提并论？”

海蓝宝石？

哇。我倒想知道要多少钱——

我的意思是，这并不表示我有兴趣。当然不是。只不过前几天我刚好在一个橱窗里见到过海蓝宝石。我只不过是想做做纯学术的研究。

我的目光紧紧跟随着那个渐行渐远的老人的身影。

“三克拉的，五克拉的，那人还不停地表示全部半价。”钱德瑞摇着头，“我不断告诉他我们这些人是不会感兴趣的。”

半价？五克拉的海蓝宝石卖半价？

不要想。不要想。钱德瑞说得对，我当然不会对这些傻不拉几的海蓝宝石感兴趣。我完全沉浸在我的精神世界中。

不管怎样，那个老人快走远得看不到了。他成了山顶上一个小小的人影，过不了一分钟就会消失。



“那么现在，”钱德瑞笑道，“再换 Halasana 式。贝基，你来示范如何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我微笑着回答，在我的垫子上做好摆姿势的准备。

然而，有什么事不对了。我不再感到满足，也不再感到平静。那种奇怪的感觉从我心中如泉水般涌出，把其他东西都冲走了。那感觉越来越强烈……

就在一刹那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就连我自己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我已经赤脚向着山那边的人影狂奔过去。我呼吸急促，腿脚疼痛，脑袋任由日晒，但我决心不爬到山顶誓不罢休。终于我停了下来，环顾周围，气喘吁吁。

那商贩已经走了，这不可能。他怎么就这样消失了？

我又站了一会儿，调整呼吸，把每个方向都搜索了一遍。但他确实已经不在在了。

最后，我觉得有点儿沮丧了，只好转身下山，走向我的锻炼小组。当我快到的时候，见到所有人都对着我又挥手又大叫的。我的天哪，该不是我惹上麻烦了吧？

“你做到了！”那个红发女郎对着我大吼，“你做到了！”

“做到了什么？”

“你跑过热煤堆了！你做到了，贝基！”

什么？

我俯视自己的双脚……我不信，可上面竟全是煤灰！我茫然地又望向那堆煤块——那上面也留着一对对清晰的脚印。

噢，天哪。我的天哪！我跑过了热煤堆！我跑过了又热又烫且冒着火的煤堆了！我终于做到了！

“不过……我甚至没有察觉到！”我困惑地说，“我的脚丝毫没觉得热啊！”



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那红发女郎求我说出来，“当时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能回答这个问题。”钱德瑞走上前，笑道，“贝基已经达到了至高无上的涅槃境界。她心中只存有一个信念，一个单纯的影像，这驱动着她的身体展现出一种超能力。”

每个人都瞪大双眼看着我，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师。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，”我谦虚地笑着，“不过就是……灵魂的提升。”

“你能向我们描述那幅画面吗？”红发女郎激动地问。

“是白色的吗？”另一个人问。

“不算是白色……”我说。

“那是否是种闪闪发光的海蓝色呢？”卢克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我立即抬起头，他望着我，怪严肃的。

“我不记得了，”我也用端庄的语调回应，“颜色并不重要。”

“那它是不是……”卢克假装认真思考，“看起来像是把你拉过去的一条链子？”

“这是个很好的比喻，卢克。”钱德瑞插话道，他看上去很高兴。

“不，”我简短地说，“不是那样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有更高的悟性才能了解精神层面的东西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卢克用力点着头。

“卢克，你一定觉得很自豪吧。”钱德瑞向着他微笑，“这难道不是你见到你太太所做的最不寻常的事吗？”

卢克沉吟良久，他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，又落到那堆燃烧的煤上，再望望安静的组员们，最后他看着老师微笑的脸庞。

“钱德瑞，”他说道，“请你相信，这算不了什么。”

瑜伽课结束后，每个人都重返尘世了，那儿有放着冷饮的托盘等待着他们。但我还是坐在垫子上默默沉思，以显示我是多么专注于更高级的世界。



半个我认真地想着自身的那道白光，而另外半个我则想像着在图露蒂和斯汀夫妇面前跑过热煤堆，他们羡慕地鼓着掌。这时，一个黑影落到了我的脸上。

“灵魂高尚的人儿，向你致意。”卢克说。我张开眼，看见他就站在我面前，拿着杯果汁。

“我看你是嫉妒我了，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美丽的灵魂。”我回嘴道，同时装作不经意地把我的头发向后理顺，以便露出前额上画的小红点。

“我嫉妒得发狂，”他表示同意，“来，喝杯饮料。”

他挨着我坐下，把杯子递给了我。我抿了一口冰凉可口的西柚汁。我们两人一同望着远处薄雾笼罩的群山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真的能在斯里兰卡这儿住下，”我轻叹道，“太美了，这气候，这景色……人们又是那样友好……”

“你在印度也这么说来着，”卢克指出，“还有在澳大利亚，”我还没来得及出声，他又补充道，“还有阿姆斯特丹。”

天哪，阿姆斯特丹。我几乎完全忘记我们曾去过那儿了。是在去完巴黎之后吧，还是之前呢？

噢，对了，就是在那儿我吃了一堆怪味的蛋糕，又差点掉到运河里。

我又抿了口果汁，思绪回到了过去的十个月中。我们去了那么多国家，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所有的事来。就好比模糊的电影一样，鲜明的影像却这儿那儿随处可见。在澳洲大堡礁我曾与那些蓝色的鱼儿一同潜水……埃及的金字塔……坦桑尼亚的骑象之旅……在香港买的那些丝绸……在摩洛哥的露天金货市场……在美国犹他州发现的那个特别棒的 Ralph Lauren* 折扣店……

天哪，我们竟有了那么多经历。我快活地叹了一声，再喝口果汁。

“我忘了告诉你，”卢克拿出一沓信封，“有些信是从英国来的。”

* 美国著名休闲品牌。



我兴奋地坐起，开始翻那些信。

“Vogue*！”我欢呼起来，摸着订阅读者才拥有的特刊那闪闪发光的塑胶封面，“噢，看哪！在首页上就有一个‘天使’款手袋！”

我等待着卢克的反应——但他看起来毫无表情。一瞬间我觉得有点儿沮丧。他怎能看起来无动于衷呢？上个月我刚刚把一整篇介绍“天使”手袋的文章朗读给他听，还给他看了图片，作了详细的讲解。

我知道，这是我们的蜜月旅行。但是有时候，我真希望卢克是个女孩。

“你看，”我说，“‘天使’手袋！那是最漂亮、最时髦的包了，可以追溯到……追溯到……”

哎，我才不准备再花力气解释呢。我贪婪地盯着手袋的照片。它是用柔滑的褐色小牛皮做成的，正面有个手绘的带翅膀的天使图案，在底部还有用水晶堆砌成的“加百利”**字样。这款手袋一共有六个不同的天使版本，所有的时尚名人都抢着购买。哈罗斯百货公司***已经售罄了。“神圣的热潮”——照片边上的文字栏里这样写道。

我全神贯注地读着杂志，以至于当卢克又举起一封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还浑然不觉。

“……”他似乎在说什么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迷迷糊糊地抬起头。

“我说你还有一封信呢，”他耐心地回答，“是苏西寄来的。”

“苏西？”我丢下Vogue，一把抓过那封信。苏西可是我在这个世上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多么想念她呀。

信很厚，信封是奶白色的，背面有个写着拉丁语格言的饰章。我几乎忘记苏西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姑娘了。她曾给我们寄过圣诞卡，那是一张她丈夫

* 著名时尚杂志。

** 基督教中大天使的名字。

*** 英国著名百货公司。

塔欣在苏格兰的城堡照片，里面还印着“来自克里斯-斯图亚特庄园”的字样。（不过你根本看不清楚，因为苏西才一岁大的儿子欧尼已经在上面画满了手指印。）

我撕开信封，一张浆过的硬卡片掉了出来。

“这是张请帖！”我叫道，“参加她一对双胞胎的洗礼。”

我望着卡上那正式又花哨的字体，突然感到一阵悲伤。威尔夫·克里斯-斯图亚特与克里曼汀·克里斯-斯图亚特，苏西又生了两个小宝宝，而我却连见都没见过。他们现在该有两个月大了吧，不知长得怎样。不知苏西现在又在做什么呢？我们两人的生活中有太多事发生了。

我把卡翻了个面，在那里苏西又潦草地写了几行。

“我知道你来不了，但我想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高兴的……希望你过得愉快！爱你的，苏西×××。另外：欧尼喜欢那套中国袍子，谢谢你啦！！”

“就在两周后，”我说，把卡递给卢克看，“真的太可惜了，我们去不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卢克表示同意，“我们的确去不了。”
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。卢克看着我的眼睛，“我是说……你还没准备好回家去，对吧？”他仿佛随随便便说着。

“没有！”我立即说，“当然还没有！”

我们不过才旅行了十个月，而原先的计划是至少要一整年呢。再说我们俩现在完全是“在路上”的状态，已经成为没有根的流浪者了。也许我们永远都回不到正常的生活里去了，就像水手适应不了陆地生活。

我把请帖放回信封里，又抿了口饮料。不知爸爸妈妈现在怎样，最近我也没怎么听到他们的消息了。我真想知道爸爸在高尔夫比赛里表现得好不好。

另外，小欧尼现在一定学会走路了。我是他的教母，却还没能亲眼看着